

湘潭历史文化丛书

主编 廖才定

湘潭历史考述

周 磊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湘潭
历史文化丛书

主編

廖才定

副主編

陳准

肖曙光

湘潭历史考述

周 磊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德华
装帧设计:尹文君

湘潭历史文化丛书
廖才定主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湘潭市沁园春印刷中心印刷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5 插页:26

字数:972,000

ISBN7-5438-3515-6

K·679 全套定价:138.00 元

《湘潭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陈润儿 彭宪法

编委会主任：符咏梅

副主任：廖才定 朱明华 周巧艺

编委：段元满 刘正云 陈 准 陈秋生
张迎高 赵国荣 王建军 刘建湘
杨世同 赵志超 肖曙光

主 编：廖才定

副主编：陈 准 肖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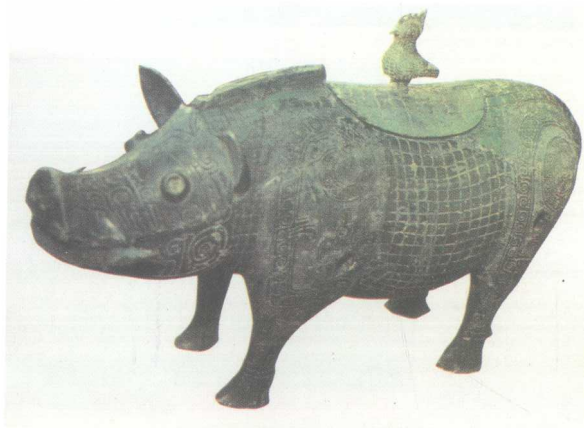
湘乡牛形山出土

二十万年前的砍砸器



湘潭九华乡出土

商代酒具 豕尊



湘潭荆洲乡出土

西周早期提梁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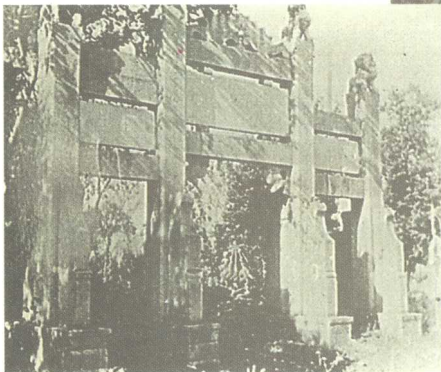
宋·李长庚墓坊

位于市区沿江东路小东门冻米围子。20世纪七十年代初毁



陶侃·何腾蛟衣冠冢

位于十八总陶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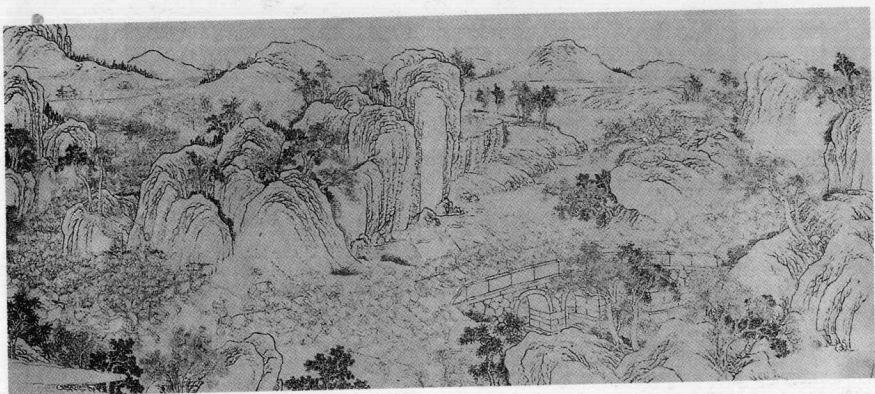


曾国藩 (1811—1872 年)



湘军郭松林部马队

老湘营西征图之一 清



老湘营西征图之二 清





刘道一 (1884—1906 年)



秋瑾 (1875—1905 年)

马福益就义遗像 (1866—1905 年)



秋瑾故居 位于十八总由义巷





新民学会部分会员一九一九年在长沙合影(最后一排左起第四人为毛泽东)



1944年秋,八路军南下支队进入湘潭。前排从右至左为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副政委王恩茂

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位于学坪



日军签署投降书 后立者为
受降的国民革命军七十三军军官，
前左为侵潭日军八十二旅团饭田
大佐



1949年8月11日湘
潭人民迎接解放大会会场
一角

前言

(一)

湘潭之名，名重天下。毛泽东家乡、彭德怀故里、“小南京”、“金湘潭”、“天下第一壮县”的美名，饮誉中外。杨度《湖南少年歌》抒发的湖湘儿女无所依傍、浩然独往、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派，震撼人心。继踵前贤、张扬湘潭人文精神，是今天湘潭人守望家园，奋翮天外，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需要。南非女作家席勒夫人(Olive Schreiner)有一段深富哲理的关于蝗虫过河的文字：“你见过蝗虫它们怎样渡河吗？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走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第四个；到后来，它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如果历史是一条源自母亲、不能截断的长河，那么先人死骸的累积正是我们通往未来的桥，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永远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编撰《湘潭历史文化丛书》，系统发掘整理博大、深厚、璀璨的历史文化存留，宏扬先辈的“造桥”精神，正可收激发桑梓、唤醒酣梦、振豁精神，继往圣而开来哲的功效，擂响湘潭改革发展的壮鼓雄音。

张扬湘潭深厚、富丽的历史文化，使之墨渾淋漓，振聋发聩，需要阔大的手笔。光绪刊《湘潭县志》由文章称天下第一的王闾运总纂。王氏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匠心独运，体裁精当，文字优美，直使六朝山水之记为之失色。黎锦熙谓：“观其超俗拟古，竟在章(学诚)氏之上”。瞿宜颖更称“典丽绝俗，方志中无其敌

手”。继王氏之后,要以贯通的眼光,再现湘潭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凸现人文精神的薪火传承,完成湘潭第一部通史,惶惧之心无时不缠绕着我们。历三载寒暑,而今丛书终于杀青,文学家扬雄尚有覆瓮之忧,更何论我等?我们只能以“不期有功,但期有用”来宽勉自己。

(二)

湘潭山连衡岳,水接潇湘,地钟灵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明成化迄清光绪,湘潭 11 修、湘乡 14 修县志,对疆域、建置、田赋、人物、艺文、节义载述详备,限于志体,虽对上古有所追述,但湘潭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总嫌不清。为弥补历代志书贯通不足、难窥全豹,《丛书》首要的目标就是在历代史志的基础上,广泛征采历代正史、专志、古人别集、日记、谱牒等文献资料、田野考古资料及口碑、野乘,枫窗灯火,详加订正;然后溯源讨流,分设《历史考述》、《经贸史略》、《文化史话》、《风物揽胜》四卷,以时代为纬,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风物为经,史论结合,首次构建起远古迄新中国建立,长达万年湘潭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的科学框架,以求揭示出政治、经济、文化内在的发展规律,突显人文精神的薪火传承,再现湘潭人当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肩荷圣任、挺立潮头的大气和魄力。

《丛书》基本廓清了湘潭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轨迹。几十万年前,湘潭先民就在湘江、涟、涓河谷山丘栖居繁衍,筚路蓝缕,拓启山林。湘乡出土的砍砸器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湘中地区远古人类最早遗物,距今已有 20 万年以上的历史。距今约 7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杨嘉桥老虎坑遗址和略晚的锦石乡堆子岭遗

址,是湖南大溪时期文化的典型代表,出土的器物表明:境内先民已摆脱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生活,开始定居、炊煮熟食,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距今约 5000 年的湘乡岱子坪遗址和距今约 4500 年的湘潭白竹湾、杨家岭及湘乡团鱼山、状元洲遗址,属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前后相承的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形态,出土器物反映湘潭先民历经跋涉,已由龙蛇杂处、向天问食,过渡到构木为窠、筑室而居的原始社会后期。

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万邦,湘潭主要为“蛮”、越聚居区。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南下,土著、越人向深山大泽迁移,湘潭受楚文化南移浸被,经济社会发展一日千里,已是楚国粮仓。湘潭、湘乡楚墓出土的漆木器、青铜器、铁器、玉石器、青瓷甬、金币,粗略可勾画出湘潭地区诗歌文学、哲学宗教、绘画艺术、经济社会发展的繁荣状貌。道家开山祖之一老莱子隐居湘潭良都,为孔子尊崇,系域内最早文化名人。“行吟悲楚泽,千年常怀屈子忠”,屈子忠魂辉映千古,对历代湘潭土人影响颇巨。古越与南来之中原文化碰撞融合,足迹依稀可辨。湘潭文化之源是多元的,源远流长,既具中原文化的厚重朴实,复兼百越文化的神秘妙曼。

秦汉时期,湘潭南绝五岭、北阻洞庭,为贾谊“伤心之地”,号卑湿贫国。迄至六朝,经济社会龟行蛇引,虽有所发展,但前进的脚步远逊中原。

隋唐盛世是湘潭地区由弱转盛的枢机。“安史之乱”后,因藩镇割据、相互交恶,江淮水运断绝,南北商路的主干线西移,中原经赣水与吴越、岭南的交往阻隔,被迫绕行经湘潭的西线。经济重心南移、中原衣冠士族南迁荆湘以及商路的变迁,使湘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湘潭一改山国僻野、地广人稀的状况,成为朝廷依界的财富之乡,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之说。湘

潭县城洛口成为人马辐辏、商旅杂沓的江南商贸明珠。唐代大诗人、书法家褚遂良《湘潭偶题》有“踏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挂海棠前”的诗句，记述街肆连云、灯火万家的盛况；大诗人许浑《送客南归有怀》也有“绿水暖青萍，湘潭万里春。瓦樽迎海客，铜鼓赛江神”佳句，咏湘潭汇聚四方商客的热闹场景。五代马殷据楚，建立以易俗场为支点，内连省境、外连京城汴州（开封）和荆、襄、唐、邓、郢、复诸州的市场网络，湘潭开始成为湖南百货总集之区，“屹然为天下重镇”（《中国行政区域志·湖南》）。

商路传递的不仅是商货，也传递先进的观念和文化。宋元时期四方货物更大规模地在此集散，文化思潮也在这里竞相激荡。宋代佑学，湘潭官学与书院大兴，教育号称发达。道学本肇始湖南周敦颐，湘潭无传其学者。至胡安国、胡宏定居碧泉，开坛讲学，潭学发觞，此后朱（熹）、张（栻）继响，湖湘学遂比肩关洛，盛极一时。谁也料不到隐山这一荒凉偏僻之地，会开千年湖湘学弦诵之场；夕照碧泉，远山苍茫，碧泉书院启迪过多少湖湘俊彦的灵光！自此，湘潭人才辈出，间或有璀璨巨星，划破历史长空。学贵疑、贵独、贵创新，湘潭弟子在传承湖湘学的过程中，不囿于一隅，吸东南三贤义理菁华，与历代治乱兴衰之迹互证互参，于功利、践履躬行尤为措意，阐发光大，对后世王夫之、贺长龄兄弟、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影响至深，宋之后，域内经世之风倡行，其功不可没。

明、清两代是湘潭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首次超过长沙，成为江南经济巨镇、湖南经济中心，有“小南京”、“金湘潭”之称。此期域内文风炽盛，硕学通儒接踵继起，科举甲于长沙，六艺抗于九府，经学著于列县。曾国藩为文负一时之望，为桐城湘乡文派不祧之宗。湘潭是湘军的故乡，磊落英奇的书生群体，投笔从戎，肩荷圣任，崛起于军书旁午之间，成中兴大业，尤为湘潭放一异彩。

有人戏说湘潭数百年繁荣是因为窑湾那块巨大的石头。确实,传统商路和传统运载方式造就了“木帆船时代”湘潭的辉煌。“五口通商”后商路北移沪、汉,随着铁路和近代航运业兴起,“木帆船时代”遂告终结,湘潭的繁荣因之日见陵替。在传统向近代化演进的过程中,湘潭沉溺于旧日繁荣,灯火楼台,一枕酣梦,未能及时捕捉住时代变迁的先机,把累积的巨大财富投向近代工商业,以致在外国商品和近代工业品的双重冲击下,市场凋零。光绪三十年,长沙开埠,湘潭湖南经济中心的桂冠最终让位给长沙。一如蔡元培所言: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时固然守得很凶,趋新时也趋得很急。在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的危急存亡之秋,湘潭人于风口浪尖,踊跃跳跟,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开放:曾国藩首倡洋务与西学,设制造局、译书局,派童生出洋;变法维新、立宪革命之风起,域内有刘道一、马福益等首倡义举;在内抗蒋介石反动统治,外御日本侵略,缔造新中国的进程中,湘潭更是气血淋漓,引领潮流,涌现出毛泽东、彭德怀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近现代湘潭人才之众,功业之盛,举世不能与匹。

《丛书》除对湘潭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轨迹进行客观的描述,也对蕴藏其中的内在规律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究。唐代湘潭异军突起,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凭借的是什么?透过蜿蜒湘江,帆墙蚁集,贸迁南北;漫漫陆路,挑夫十万,转徙东西的热闹,不难看出,先人们凭借的是一条条纤索、一根根扁担和无与伦比的勇毅,来荷载名闻天下的米市、药都,荷载开放、创新的文化观念。创新的文化自然带来创新的气象,带来百业的辉煌。文化创新使湘潭人才辈出,独领风骚。

(三)

学统、士气、民风是历史文化精髓的内敛，是先辈“造桥精神”的载体，亦是近现代湘潭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根本原因。

1. 多元的文化源头和熔铸出新的“自新”机制。湘潭历史文化性格的形成，既受全国层面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和政局变迁的制约，亦受特定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影响。湘潭自古为蛮、越聚居区，是中原南通粤桂西进川黔的走廊，民族和居民成分的变迁很大：从楚、秦以前蛮越族系为主，至秦汉以后华夏族系和汉族成为主要居民；唐宋以前的土著居民和北方移民，至元明以后又变得寥寥无几，而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中，江西和苏浙移民占居主流。人口大迁徙带来文化大交流。因此湘潭文化的源头是多元的。湘潭历史文化中最可宝贵的特质是其文化自新机制。湘潭是湖湘学的发觞之地，湘潭弟子在传承湖湘学的过程中，兼采永嘉、永康事功派之长，力避向壁凿空，讲求经世致用；从“旷世逸才”、“杨度可人”到“共产党人之才”转变的杨度；“衰年变法”的艺术大师齐白石，无不反映了这种自新而日日新的文化态度。

2. 强悍果毅、百折不挠的民风。湖南楚、秦时期因南绝五岭、北阻洞庭，经济发展较中原为晚进，谋生不易，勇悍务实蔚为传统。五千年，湘潭经历了太多的厄难，金兵南下、元骑铁蹄、明初血洗、清兵屠城、抗日烽火，湘潭未曾低下过高昂的头颅，不论是抗暴还是御侮，湘潭都坚挺起刚直的脊梁。毛泽东有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湘潭士气民风、湘潭精神的真实写照。

3. “经世致用”的大本营。经世致用虽是儒家的老生常谈,却最能体现湘潭的士风。湘潭士人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人生的最高目标,心驰八极,目营四海。湘潭是湘军的发祥地,镇日吟诗作赋、埋首书斋的书生,一旦风尘有警,即能投笔从戎,子去父归,兄死弟继,尽管死伤枕藉,家家招魂,尤能屡败屡战,经百折而不挠。延续至近现代,无论是维新变法抑或是追求共和、反蒋革命,湘潭始终是人气最旺的地区之一。湘潭士子呼号跳踉、冲决网罗、匡世救国、血荐轩辕的慷慨壮举,史不绝书。以此种肩荷圣任,勇赴时艰,卓荦一世的精神,投身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何功不能竟,有何事不能成?

靠着不是太多的记载来端详我们的先人,肯定遗漏了许多鲜活的细节。但从我们近乎笨拙的笔墨中,先人隐约的背影——棱角分明、挺拔伟岸的背影,仍能扑棱浮出纸面。薪尽火传,湘潭的学统、士气、民风,不仅对历史上湘潭乃至整个湖南文化思想和人才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将对湘潭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长久的影响。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历史文化、传统道德的矛盾性和双重性,如开放意识方面,既有唐宋主动开放、兼容并包的雄心大度,也有明清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闭锁意识;士气民风既有创新适变的一面,亦有消极保守、暮气深重的一面;社会风气既有清新健康的一面,也有愚昧迷信的一面,等等。对此我们不为尊者讳、不为死者讳,进行了审慎的批判,以淘取精华,汰除糟粕。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丛书》的编著,虽使湘潭历史人文资源的开发和湘潭地方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拓展,但由于有关湘潭古代史的资料匮乏,加之我们水平有限,不足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望读者和学术界同仁赐教。

写完前言,搁笔掩卷,我们仿佛听到一种穿越时空、细微而悲